

刘乃昌 选注

宋詞三百首新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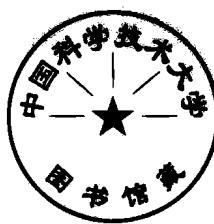
乃昌署



岳麓書社

刘乃昌 选注

宋詞三百首新編



岳麓书社

责任编辑 王德亚
封面设计 胡 颖

宋词三百首新编

刘乃昌 选注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（长沙市河西新民路）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1994年4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3次印刷
字数：320,000 印张：13.75 印数：32,001—40,000
ISBN 7—80520—461—6/I·273
定价：（精）13.00元 （平）10.00元

湘新登字 007 号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斟换
(厂址：邵阳市双坡岭 邮编：422001)

卷首语

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诗词文化，我们特向广大读者推出了这套“韵文三百首系列”。

“韵文三百首系列”不只是名家荟萃、名作荟萃，更难得的是，参与这一“工程”建设的，多是我国现今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巨擘。他们或主盟中国韵文学会，或主持某一朝代诗词总集的整理编纂工作，或出版过多种学术著作，或选编过某一时期诗词曲的读本……。他们奉献给本系列的，都是自己的拿手好戏。

“韵文三百首系列”各书内容由作者小传、诗词作品、注释、评析构成。小传简介作者的生平、文学成就、承传关系。注释以帮助读者疏通词义语意，解答疑难典故。评析或探究其寄托所在，或鉴赏其艺术特色，或比较他人作品，或引带权威定论，择其要者而言之。小传简明，注释详确，评析精当。一般读者可借此加深对于作品的理解，有志研究者亦可从中受到启发。它是一套理想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韵文读本。

“韵文三百首系列”会带给你无穷的韵味。

编 者

前　　言

两宋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期，单就文学而言，不唯诗文足与李唐壁垒抗衡，而曲子词更是两宋文学的辉煌代表。前人有楚骚、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之说，将宋词称为一代文学之最，这反映了词在宋代文苑中的突出地位。

词兴于唐，成于五代，大昌于两宋。宋词宋诗都植根同一时代土壤，但作为新兴的“别是一家”的合乐文学，宋词自有其不同于宋诗的独特风神和气韵。那么宋词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？一曰音乐性、文学性。词虽属于广义诗歌的一支，但它是合乐的诗，它协律可歌，对韵律字声有特别细密而多样的要求，它不仅流播于案头，更要传唱于歌喉。作者写作，必须审音度律，按谱填词。一些当行作者，还是制曲高手，如周邦彦、姜夔、张炎等，咸能创调度曲。所谓“发妙音于律吕之中，运巧思于斧凿之外”（黄昇《花庵绝妙词选》）。词体的这种音乐性，决定了各调各体句型章法的规范体式，增进了词体特有的音韵美。词作为乐诗、倚声文学，它具有文学的本质要素，从这方面说，它与一切诗歌都有共性。所不同的，它是诗与乐紧密结合的一种文体。“以文写之则为诗，以声度之则为曲”（宋翔凤《乐府余论》）。至少在宋代始终保持了这一特点。

二曰抒情性、寄托性。情是广义诗歌的基本要素，宋诗并不乏激情洋溢的作品，但宋人惯于以诗言志、述事，乃至议政、寄理，这就增强了理性成份。相比之下，宋词则侧重抒情。由

于初期文人词，产生于华筵歌馆，旨在娱宾遣兴，“莫不流播旗亭，传歌酒肆，”“绮縵为多，柔靡不少”（《赌棋山庄词话》卷三），流风承传浸染，词体遂以写艳情、柔情为主，男欢女怨，伤春悲秋，绮艳婉媚，成为“词家体例”（《乐府指迷》）。东坡举首高歌，甚至被认为“短于情”（晁补之语）。这种词学习尚，逐渐形成“诗庄词媚”，“诗言志，词言情”的传统观念，造成了情志发摅的分流趋向。作者习于将国事民隐写入诗歌，而风月艳情乃为词体所专有。随着社会生活的裂变，和创作风尚的演进，词体抒情的狭隘性渐被突破，男女之情而外，爱国忧民之情，隐逸高蹈之情，亲人友谊之情，羁旅迁谪之情等等，涌进词人笔底，而扩大了词体抒情的堂庑。词体情思意蕴的扩大和增厚，词评家称之为“有寄托”。希望词有寄托，反映了对只局限于吟咏艳情的现象的不满，反映了人们提高词体功能的要求。田同之《西圃词话》说：前人多以闺词见长，“深情婉至，摹写殆尽，今人可以不作矣。即或变调为之，亦须别有寄托，另具性情”。周济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讲得更为深切：

感慨所寄，不过盛衰，或绸缪未雨，或太息厝薪，或己溺己饥，或独清独浊，随其人性情学问境地，莫不有由衷之言。见事多，识理透，可为后人论世之资。诗有史，词亦有史，庶乎自树一帜矣。若乃离别怀思，感士不遇，陈陈相因，唾津互拾，便思高揖温韦，不亦耻乎！

他认为写词也要咏唱世事民隐，题材可因作者性情学问而异，词未必不可有反映重大时事的词史，要敢于突破陈套，开拓新境。自然，词家拓展抒写堂庑，不同于直白地发议论、陈识见。要出于性灵，发自肺腑，各式各样的寄托和情思，“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。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，欲露不露”做到“词外有词，方

是好词”。（《白雨斋词话》）清人的这些议论，正可视为对宋词发展趋势的切当总结。南宋遗民的咏物词、怀旧词，正是由于融入了深沉的寄托，而特别耐人寻味。宋词的长于抒情和寄托，是其他文体所不可比拟的。

三曰世俗性和雅正化。所谓世俗性是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宗法伦理型道德意识而言。宋代扩大科举取士，进一步向庶族地主知识层开放政权，来自中下层的庶族知识分子，是官场文场的主要结构成份。他们与中下层社会联系较广，眼界较为开放，往往兼融各家，对传统汉学敢于反思和怀疑，而歌楼酒馆，追求娱情享乐的社会氛围，也使他们受到浸染。随着都市经济繁荣，市民意识抬头，娱乐场所商业化，更为应歌的曲子词提供了传播条件和消费市场。凡此种种，可说从创作主体、消费对象和社会生活等方面，促成了词体的世俗化。例如它坦率地大量地描写人间性爱、生活情欲、仕途失落感、个体生命的叹息等等，这对长期以来的礼教禁锢，无疑是一种解放和逾越。宋诗鲜能越出伦理教化观的樊篱，总是以正声自居，保持着矜持庄重的面孔。人们在诗中所不愿坦露的内心秘密和微妙情思，往往借词来宣泄。宋词作者无论帝王将相、巨卿大儒，都少不了写几首艳词冶曲。这种对世俗性的濡染，多少体现了对传统诗教的偏离。事物都有两面性，人的正当情欲和性爱，应当是诗词咏唱的重要主题，宋词大胆描写艳情，对桎梏人性的禁欲主义无疑是一种挑战。但如一味以艳冶为宗，则失于偏。宋代词风顺着整个社会文化演变，表现出向世俗、享乐方向下滑的趋势，这与当时危难日深的现实，多么不相协调。胡寅赞扬苏轼“登高望远，举首高歌”（《酒边词序》），用意深远。南渡前后词坛出现了“复雅”要求。当时词选家编纂《复雅歌词》、

《乐府雅词》，词论家提倡“雅正”（《词源》），“下字欲其雅”（《乐府指迷》），正代表了这种艺术思潮。人们希图昌扬雅乐正声，用由《诗经》来代表的风雅传统来矫正泛滥词坛的“淫”、“俗”风气。虽然所谓“雅正”，也有崇格律、讲下字、尚清空等偏重追求形式的倾向，然而，强调“俾朴教化”、“旨趣纯深”，毕竟有利于推动作者用词体咏唱灾难的现实，从而起到振刷萎靡词风的作用。因为世俗性和复雅论，两者看起来仿佛是作为对立物而出现，却正可以收到相反相成之效。可见两宋词作的世俗性和雅正化，在词的发展史上无不体现出一定的历史作用。

四曰阴柔美、阳刚美。从体性和风韵上说，宋词与宋诗多有殊异。大致说来，诗偏于肆，词偏于敛；诗偏于直，词偏于曲；诗偏于宏阔，词偏于细腻；诗笔多健毫浓沫，词笔多精雕细琢；诗在唐宋已达极诣，无体不备；词作为新兴诗体，在两宋长足发展，其潜能正在逐步发挥。读宋词往往使人有“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”之感。前人所谓“其情长，其味永，其为言也哀为思，其感人也深以婉”（《白雨斋词话序》）。“簸弄风月，陶写性情，词婉于诗”（《词源》）。“词之为体，上不可入诗，下不可入曲，要于诗与曲之间，自成一境”（谢元淮《填词浅说》）。这都是善能昭示词体优长而发为入髓摄魄之语。有的词家善于发挥前期词体固有的优长，借传统的绮艳风调，宣发无关风月的政治情怀，摧刚为柔，以美人香草，写君国之思。正如朱彝尊所说：“盖有诗所难言者，委曲倚之于声，其辞愈微，而其旨益远。善言词者，假闺房儿女之言，通之于《离骚》变雅之义”（《陈纬云红盐词序》）。这样自然既能保持词体深婉的特色，又可突破前期词体内涵狭窄的局限。不过宋代前期词体

的深婉性，不是词体的唯一体性，也不是凝定不变的。因为时代要求在变，作家性格阅历不同，各种文体既有约定俗成的体格，又有适应不同题材和情感色调的弹性。例如北宋词侧重抒发细柔感伤的主体情思；南渡以后，国家民族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潮，词人多用词宣发恢复之志、故国之思。这就使词体风调不可避免地发生嬗变。事实上词并非总是以艳冶之态活跃于灯红酒绿之场，它也能以龙腾虎掷的气度，参与家国命运攸关的严肃搏击。词中既有闺房声情旖旎之吟，也有关塞笳鼓轰鸣之声。有的论家，习于故常，只把柔媚深婉篇什视为词之正宗，而将悲慷慨激一路统统斥为“别调”，连苏门弟子陈后山也未能超出窠臼。其实文章体格，应当因物赋形，词亦不应例外。沈祥龙有云：

词之体各有所宜，如：吊古宜悲慨苍凉，纪事宜条畅
滉漾，言愁宜呜咽悠扬，述乐宜淋漓和畅，赋闺房宜旖旎
妩媚，咏关河宜豪放雄壮。得其宜则声情合矣。若琴瑟专
一，便非作家。

又说：“相题选调，贵得其宜”（《论词随笔》）。这可说是卓有所见的通达之论。一位作家尚可因题而异，具有多种风情。一代词史，岂可囿于一种体性和风神。假如说风情旖旎的婉媚之风，是北宋词的主调，那么慷慨苍凉的悲壮之音，该是南宋词的主旋律。从粗线条来说，事物有阴阳，性情有刚柔，词的风格也应有阴柔美与阳刚美之别。两宋词各有所重，阴柔阳刚对立互补，相映生辉，这正是宋词风调多样化的体现。

宋词是在发展演进中臻于极境的，它有一个历史过程。两宋三百余年间，词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六个时期。北宋初期，社会环境安定，经济渐趋繁荣，朝廷倡导文治，皇家鼓励大臣安

享升平。这时词坛的总体状况是，在承传五代遗风的基础上酝酿新变。晏殊被称为北宋倚声初祖，与欧阳修同学冯延巳而各有独诣。晏词珠圆玉润、和婉雍容，在富贵气象中，时而含蕴着淡淡闲愁和人生哲思。欧词闲雅疏隽，舒缓倩丽，除抒柔情外，亦善写清景。后期词还带有某些旷放疏宕之气。其间潘道遥写钱塘湖山胜景，范仲淹咏边塞征戍苦况，都远绍晚唐，别备一格，词作虽少，却能广其流播。晏、欧咏唱于台阁，风流儒雅，余事为词，以小令见长。可说是前朝余波的延续和昌扬。与欧、晏同时的柳永、张先可称为专业词人。柳永长于铺叙，展衍章法，发展慢声，反映市民情趣，把词由台阁引向市井，对发展词体作出了出色的贡献。张先是长寿而风流的词人，造语纤巧，风调艳冶，时出妙句，偶有发越之处，但成就不如柳永。柳词雅俗兼俱，其俚俗词对丰富宋词风调卓有影响。

北宋中期，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呈高涨趋势，诗文革新运动伴随政治革新而深化，政界文坛人才辈出，市民阶层日益壮大。这时的词坛也出现了一种活跃的革新局面。王安石、李冠赋词怀古，慷慨激越，词作虽少，意态颇新。贺方回以剑客器宇，致力于词，深婉丽密兼有悲壮沉雄，语意精新，卓然自立。苏轼可谓变革词风的旗手。他以雄姿健毫，步入词坛，不顾侪辈，举首高歌。其词清壮顿挫，起人妙思，屹然别立一宗，使天下耳目一新。一时追随者有黄庭坚、晁补之等人，纵然他们不被崇尚传统风尚的词家目为正宗，却为后来豪壮词派披荆斩棘，开了先河。这时另一批作家如晏幾道、秦观、张耒、李之仪等人，则延续宋初婉丽词风而加以发展提高。其中晏幾道追步花间，秀气天成，且以身所亲历华屋山邱之感，注入词作，悲恻婉妙，一时独步。秦少游将身世之感，打并入艳情，用小令

的含蓄蕴藉弥补长调的平直发露，和婉醇正，情韵兼胜，成为婉约词的高手。北宋中期词坛一面提高传统词风，一面别辟词坛蹊径，可说两峰并峙，双轨齐进，使词的发展出现高潮。

北宋晚期，政局腐朽，朝臣内部党争剧烈，金军加紧南侵，北宋面临大厦将倾的厄运，而徽宗皇帝却大肆制礼作乐，粉饰太平。崇宁四年建立大晟府，词坛上出现了大晟词人创作群体，他们题咏祥瑞、歌功颂德，词作内容，失于苍白单弱。晁端礼、万俟咏、曹组等就是应制词的作者。与此同时北宋词经由半个世纪的演进，已具备了总合经验、整饬法度、提高词艺的条件。周邦彦、李清照承受时代风会发挥个人文才，成为倚声名家。周邦彦虽曾提举大晟府，词集中却不见应制之作。他审音创调，善融唐诗，以赋为词，讲究章法，集婉约词艺之大成，可说是北宋词坛殿军。李清照享有过美满的婚恋生活，经历了痛苦的家国之变，以特有的女性敏感和超群才华，反映了前后期两种不同的遭遇和体验，咏歌爱情，感伤事变，当行本色，清新婉妙，卓然成为闺秀高手，词家大宗。正好在南北两宋之间起了过渡作用。

靖康变起，中原沉沦，朝廷偏安，宋金对峙，朝内和、战两派继续斗争，救亡图存一时成为舆论中心。这时一些爱国将领和主战朝臣，以词感伤时局，呼吁抗战，写出一批慷慨激烈的爱国词章，如李纲、赵鼎、胡铨、岳飞等人。他们虽不专力于词，但在风雷激荡的抗金斗争中引吭高歌，自能惊心动魄，激情感人。另一批词人，身经破国亡家之痛，词境扩展，词风一变，于是集中出现了“江北旧词”和“江南新词”之别。如叶梦得、朱敦儒、周紫芝、陈与义、张元干，张孝祥，无不如此。其中张元干、张孝祥成就尤为卓异。张元干长于以明畅之笔写

凄婉之思，而时事词则郁愤激昂贯于纸背。张孝祥不乏清幽流畅、疏宕潇洒之作。而咏叹国难时艰，则骏发踔厉，迈往凌云。两人都为抗战词派的出现起了开路作用。

隆兴和议而后，宋金休战，江南相对稳定，经济复苏。一方面统治集团沉湎于宴安享乐，主降官僚控制朝政大权；一方面中原父老盼望故土光复，爱国人士有志洗削国耻。这时词坛上出现了两大创作群体。以辛弃疾为首形成了抗战词派，承其流风余韵者不下五六十人。陆游、陈亮、刘过、刘克庄等都是重要成员。他们喜用长调反映家国危难，呼唤抗敌御侮，笔力纵横驰骋，形式舒卷自如，风调慷慨激越。尤其稼轩词豪迈悲愤，激昂排宕，而兼善婉媚清旷，所谓“大声镗鞳，小声铿锵，横绝六合，扫空万古”，唱出了时代最强音。在时代风雷激荡之中，还产生了不少无名作者描写灾难时代的篇章，墨泪交莹，感人至深。比辛弃疾年辈稍晚的姜夔，承传周邦彦遗泽而加以创变，他以劲健笔触抒发儿女柔情，以清雅风调描写江湖文人的飘泊身世。风神潇洒，体制骚雅，“变雄健为清刚，变驰骤为疏宕”（《宋四家词选序论》）。如野云孤鹤，幽韵冷香，自成一宗，被称为“清刚派”。承受其影响的有史达祖、高观国、吴文英诸人。吴文英变疏为密，运意深远，用笔幽邃，卓然大家，为白石所开创的骚雅词风，增添了异彩。

南宋灭亡前后各二十余年，是宋词发展的终结期。这时社会动荡，灾难深重，上自皇室，下至臣民，无不饱尝江山易代、家破国亡之痛。元军席卷江南，一时造成社会经济逆转，中原文明倒退，人间惨剧不断发生。苦难时代的激荡，使爱国思潮再度高扬，英才烈士，死国殉节，遗民难胞，孤忠可鉴。词坛上一些爱国志士秉承稼轩词派余绪，谱出浩气凌云的悲壮词章，

文天祥、邓剡、刘辰翁可作代表。文天祥与邓剡的唱和词，“气冲斗牛，无一毫委靡之色”（《词林旧事》卷十四）。他们酬和王清惠词，以婉丽妩媚风神，表达劲节特操，可说是血泪涂成的千古奇作，中原传诵一时，决非偶然。另一些词人踵武姜、史遗脉，融冶骚雅词艺，以萧散幽冷的风致，借曲折隐喻的手法，表达江山易主的黍离之感，倾吐昨梦前尘的怀旧之思，描写天涯漂流的身世之愁。其后还结社酬唱，隐迹山林，互相慰勉，相濡以沫，俨然形成了一个遗民词派。刘辰翁、周密、王沂孙、张炎、汪元量等，是其中的佼佼者。王沂孙咏物托意，唱叹感喟，忧时伤世之言，出于缠绵忠爱，被称为“南宋之杰”。张炎词清虚骚雅，苍凉激楚，以暗呜宛抑之调，写身世盛衰之感，被誉为江南后劲。汪元量目睹国变，随三宫北行，写去国之戚，记陵谷之变，凄凉酸楚，痛彻神髓，颇有词史意味。宋末遗民饱经世变，危苦备尝，发之于词，如孤鹤鸣月，寒蛩泣露，在亡国哀吟中，体现出高蹈远隐、不屈从新贵的逸怀清操，为宋词终结唱出了爽洁的挽歌。

从以上粗略勾勒的宋词的历史发展轨迹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宋词与宋诗虽体制不同、风貌各异，但同样植根于两宋的时代土壤。它具有广阔深厚的生活基础和文化渊源，拥有庞大的创作队伍和广泛的接受群体，在承传、拓展、嬗变、演进中发展到极致。词在两宋，才人辈出，名家如林，流派众多，风调缤纷，大有奇峰矗立，千岩竞秀，万象纷呈之势。田同之在《西圃词说》中说：“词始于唐，盛于宋，南北历二百余年，畸人代出，分路扬镳，各有其妙，至南宋诸名家倍极变化。”陈廷焯《白雨斋词话》论宋词体派，曾经仿《沧浪诗话》，以人而论，标举出张子野体、秦淮海体、苏东坡体、贺方回体、周美成体、辛稼轩体、姜白石体、史梅溪体、吴梦

窗体、王碧山体、张玉田体等十几个具有鲜明特色的体派，当然这里包罗并不完备，人们公认的“李易安体”，就未曾提及。足见宋词名家体派之多，不可胜举。陈廷焯《白雨斋词话》论宋词品格，还有仙品、神品、逸品、隽品、豪品之说，也足以说明宋词品格体派的纷繁多样性。

宋词作品宏富，据近代学者辑集所得，共约有词人一千四百余位，词作两万余首。就其题材和艺术内蕴来说，除风月艳情而外，举凡羁旅行役、山林隐逸、登览怀古、节序风俗、城市风光、怀乡思国、感喟人生、伤今怀旧、讽时刺世、伤逝悼亡、酬唱应和、贺喜祝寿、干谒联谊、应制颂圣、谈禅说佛等等，无不涉及，真是林林总总，缕述不尽。但纯情毕竟是“宋词”的特长。宋词中最为感发性灵、动人心弦的诗情，莫过于缠绵妩媚的爱情温馨，真挚纯厚的亲朋旧谊，恬淡骚雅的山林野趣，高唱入云的爱国激情，忆昔怀旧的麦秀哀思，抚今追昔的人生感喟……。阅读鉴赏这些名篇佳什，对于丰富精神生活，陶冶健康情操，激发智力潜能，充实文学素养，提高思想境界，乃至弘扬优秀文化传统，促进新时期社会主义文明建设，都是大有裨益的。

在宋词这一浩博的文学宝库中，想要在讲求实效的前提下，撮其精华，撷英集翠，开卷便收得挹芳揽胜之效，很需一个适时而简当的精选本。宋词选集，以宋绍兴间曾慥编《乐府雅词》为最早。其后辑选之书，续有所见。如黄昇《中兴以来绝妙词选》，周密《绝妙好词》，戈顺卿《宋七家词选》等。其中以近代朱孝臧编《宋词三百首》甄选精当，流传最广。朱编“三百首”，主旨以浑成为归，抉择至精，为来学昭示门径，宋词专家及代表作品，大抵俱已入录。是编又经词界泰斗唐圭璋

先生精心笺释，“博收广采，萃于一编，遗事珍闻，足资谭屑”（吴梅《宋词三百首》笺序），更使此集粲然可观，脍炙万口。然而，随着时代的推移，词学研究的扩展，人们审美视野的开阔，和文学素养的提高，对文学选本，也会提出不同于往昔的多样化的要求。朱编“三百首”的时代局限和某些不足，也便自然地显现出来。如沿袭旧时代的编选体例，以帝王居首，而以女流殿后；个别作品归属问题，偶有失考和疏漏；作品取舍，间有不当；尤其朱氏编选宗旨以浑成为归，甄录作品向柔美风韵倾斜，无形中将激情高亢的刚美之什，摈之集外，难免使人有遗珠之憾。《西圃诗说》引曹学士论词云：

词之为体如美人，而诗则壮士也。如春华，而诗则秋实也。如夭桃繁杏，而诗则劲松贞柏也。罕譬最为明快。然词中亦有壮士，苏、辛也。亦有秋实，黄、陆也。亦有劲松贞柏，岳鹏举、文文山也。选词者兼收并采，斯为大观。若专尚柔媚，岂劲松贞柏，反不如夭桃繁杏乎。

可见选词要全面观照，兼收并采，既确认词的艳美特性，又不忽视词中的“劲松贞柏”。这种明达之见，前人早已提及。鉴于上述情况，今天编纂一个新的宋词精选本，还是很有意义的。建国以来，在宋词的整理、研究和普及方面，不少学人做了大量工作，也出版了不少选注、鉴赏的读本，互有优长，各具千秋。因此《宋词三百首新编》的纂定，才有了充分的条件。

《宋词三百首新编》是在参照前人和近人的研究成果，吸取诸多新旧选本经验的基础上撰成的。它能否较好的体现时代特色，还需要在尝试中逐步加以完善。《新编》希图能在有限的篇幅中尽可能录入两宋各期各派各家的代表之作，虽非专家而有广为传诵脍炙人口的妙品佳什或绝笔，亦予摄入，以期反映出

宋词风格体式的丰富多样性。各家大体依生活或活动时代为序排列，对同一作者的作品一般依《全宋词》本顺序编录。注释方面，有的词序较长，其中本事、背景及难解词语，统在题注中加以诠释。词中难字、奥语、掌故、地理及融化前人诗文之处，悉行注明，力求追本溯源，详明切要，对长句意蕴视需要酌加串讲解析。词作评赏，有助读者体悟深层意蕴，进行艺术审美，至关紧要。本编对所选录原作，于旨趣寄寓、起结承转、层次脉络、下语锻句、手法技巧、风调气韵，无不细心审视，并因题而异，各有侧重，予以品鉴。评赏文字，尽可能钩玄提要，言简意赅，融入个人研究心得，突出词章个性风神，发掘词人屠龙高技，触发读者妙悟神会。以期人们开卷入目，含英咀华，徜徉艺术佳境，获得审美享受。

岳麓书社组织“韵文三百首系列”，设计新颖，筹划周至，嘉惠读者，裨益学林，无量功德，令人铭篆。本人应命辑纂是编，学力不足，而兴致有加。不料涂稿之际，适逢教学任务增重，社会活动丛冗，精力有限，而时光匆迫。蓬户子女三人，或执教外地，忙于育人，或负笈游学，远在海外，家政屑琐，统由爱妻柳若梅一手包揽。但她不顾生活操劳、世俗应酬等诸多困扰，又主动挑起誊录《新编》全部书稿的任务。于是我匆匆赶写初稿，伊日日挑灯誊录，一时成为常课。且鸡窗书案，协助核校，穿花步月，时有商酌，为时未久，全书便顺利杀青。

由于编者经验不足，学力有限，书中疏误、不足之处定所难免，尚希读者方家惠予是正。

刘乃昌

1993年5月于山东大学

目 录

前言	(1)
王禹偁	
点绛唇 (雨恨云愁)	(1)
寇 准	
踏莎行 (春色将阑)	(3)
阳关引 (塞草烟光阔)	(4)
钱惟演	
木兰花 (城上风光莺语乱)	(6)
潘 阖	
酒泉子 (长忆钱塘)	(8)
酒泉子 (长忆观潮)	(9)
林 通	
相思令 (吴山青)	(10)
范仲淹	
苏幕遮 (碧云天)	(12)
渔家傲 (塞下秋来风景异)	(13)
御街行 (纷纷坠叶飘香砌)	(14)
柳 永	
迎新春 (蝶管变青律)	(16)
雨霖铃 (寒蝉凄切)	(17)